

## 不简单的母亲

杨义传



左一为作者母亲汪冬枝，1923年出生，1998年去世

皖河从大别山南麓发源，流淌到江镇汇成连片的湖泊。早些年间，本乡人称呼江镇为“江家嘴”。我的母亲就出生在江家嘴的汪家大屋，腊月生人，名讳冬枝，今年刚好是她诞辰100周年。

母亲从小是在水边长大的，皖河的水情脾性、洲畔物产了然于心。农村的孩子打小就要干活，母亲靠水吃水，划个腰子盆采菱角，摘芦笋，挖莲藕，捞鱼摸虾，帮衬家里。江湖险恶，有一次风云突变，霎时狂风大作，宽阔的皖河白浪滔天，小小的腰子盆如同汪洋中的一片树叶。母亲命悬一线，急速地划到了芦苇荡中，牢牢地抓住一把芦苇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小命。

1954年发大水，汪家大屋成了

汪洋中的一座孤岛。母亲一根扁担，两个稻箩，一头装着被褥衣物，一头盛着尚在襁褓中的我，牵着大哥，坐着木船投奔在安庆城麦陇香做工的父亲来了。岁月添丁，不出几年已成六口之家。1960年的大饥荒，母亲在皖河边练就的童子功救了全家的急。

天刚破晓，妈妈或一人，或和对门的嵇伯伯结伴，带个脸盆和小锹，挎个篮子，到皖河边讨生计去了。日落归家，篮子里总会有半篮野藕、菱角和金钩梨。挖点野藕谈何容易，要看好幽口，围上堰，把幽里的水一盆一盆舀干，然后一锹一锹地挖开塘泥，才能挖得些许莲藕。母亲还是半小脚，脚趾都是变形的，这样半残疾的脚板，走到海口洲都属不易，何况还要使牛的力气！母亲还是头天晚上吃的饭，一个整天粒米未进，回家时人都累得脱了形。有一次围堰垮了，母亲身陷泥淖，塘泥漫到了胸口，疾呼救命。在旁边挖藕的嵇伯伯听到了，喊上几个挖藕的汉子，一个抱着一个，用挖泥的长锹，用尽力气才把母亲从泥淖里拉出来。母亲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得那些救急的食物啊。

早些年安庆经济不发达，男人好歹能找个稍正式的工作做，女人一般

都是家庭妇女，想方设法找个糊嘴的事情做做。母亲除了挑土扛包的重活力有不逮，能够想到的活计都干过——做过小生意，卖点童鞋针线、熟毛栗什么的；钳过鸡毛鸭毛，双手成天在血渍热水中泡着；给人看过工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和教工宿舍的徐妈妈裹着大衣、围着火盆在冬夜里熬更的情景。

母亲做的最长的是替毛毯厂纺再生棉粗纱。纺粗棉要四肢并用，双腿踩车，双手捻线，往纺锤上线时腰还要前倾，一天下来，累得都直不起腰来，鼻孔里都是黑色棉毛，挣的真的是辛苦钱。一天傍晚，刚吃过晚饭，妈妈站在门口和邻居聊了一会天，就掌灯上了阁楼，准备挑灯夜纺。我家阁楼上边堆满柴火，一边是妈妈的纺车，母亲不小心手臂一拐，就把搁在白木箱上的煤油灯打翻了，嘭的一声，大火立马蔓延开来。母亲一边用衣服拍打火苗，一边大声喊：救火啊！救火啊！惨叫声凄厉地穿透夜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好在晚饭不久，邻居们都没有睡觉，大家呼啦啦地跑上阁楼，家家都有水缸，等救火车开到时，大火已经扑灭了。妈妈由于急于救火，没顾上保护自己，右手严重烧伤，三个手指都蜷缩了，布满了疤痕。

母亲也曾有过快乐的时光。母亲姊妹五个，两哥两姐，她是小五妹，自然就宝贝些，零零碎碎地喝奶到了八岁。旧时农闲时节戏班子走乡串

村演戏，母亲场场不落，拿她的话说，跑得小辫子都不粘背心。什么三十六本大戏、三十六本小戏，打猪草、王小六打豆腐、乌金记、蔡鸣凤辞店，回忆起来脸上会浮起难得的笑容。

在母亲的时光里，快乐很短暂，揪心为平常。解放战争后期，父亲开拔徐蚌前线，奉命带几个士兵回乡抓逃兵。岂知出了人命，父亲上了军事法庭，被关押在四牌楼口的看守所里。母亲娘家卖田筹款，四下打点，总算保住了父亲的一条性命。三十年过去，四弟开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，母亲那段日子心急如焚，茶饭不思，走路都迈不开步子，她知道当兵打仗的凶险。她一天深夜摸到了瞎子刘伯伯家，让他指点迷津。刘伯伯问过生辰八字，掐着指头默默盘算了一通，最后开口让母亲放心。过了一段时日，中越边境战争结束，四弟全须全尾的回到了国内。我年轻时有段时间心情抑郁，母亲开导我说：“人没有过不去的坎，人家瘫子还不是一步一步往前捱么？”

母亲大字不识一个，待人处事却有着自己的主见。隔壁的大姑奶奶，孤老的日子实在难熬，灾荒那年从振风塔上跳下寻了短见，母亲不避嫌疑，把她从江边拉回，洗净脸上的血迹，让老人家干干净净地装殓入土。我们弟兄五个，能够吃饱穿暖都不容易，母亲成天操劳，坚持让我们兄弟正常人学念书。不像有的穷苦人家，早早地让小孩辍学打工。我们兄弟虽说没有什么成就，都能够完成学校教育，在社会上自立谋生。认识我母亲的所有同学都评价，你的母亲真不简单。

作者为企业退休职工



## 妈妈，我爱你

杨思政

前几天，几个朋友闲叙，聊到了母亲节，我当时没有往心里去，晚上回家，突然想到了白天说的母亲节，也想到自己的母亲。

我家兄弟姊妹四个，童年时家庭条件极差。父亲是北方人，不善农活，家里的几亩地都是母亲和姐姐打理，农忙季节，母亲都是忙到天黑才回家，吃完晚饭以后已经很晚了。

母亲吃完后，把家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用晒棉花的芦苇帘子搭上通铺，我们穿着裤衩光着身子躺在铺上，仰望天上的星星。父亲教我们怎么识别北斗星，母亲和邻居聊着家长里短，说着白天生产队发生的事情。没有蚊香和花露水，母亲先是在上风处点燃一堆树叶，驱散蚊子，又拿个蒲扇，坐在铺沿上给我们每个人扇扇子，挨个驱蚊、送凉，直到我们进入梦乡。半夜我被蒲扇拍醒，发现母亲还在一直给我们扇着扇子，我们还小，不知道母亲一整天劳作的辛苦，也不知道她也热，也会被蚊子叮。

我家住在同马大堤脚下，家旁边有一处空地，类似于今天的活动广场。记忆最深的是放映队到大队放电影。下午，放映队在广场上开始埋竹竿、拉幕布，一群孩子围着放映队跑前跑后，再成群结队广而告之，我们大声呼喊着，邻居很快就知晓了，我们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们是最早知道消息的人，比大人们还早知道。母亲那天也早早地收工回家，做好了饭，我们吃完了饭，端上两条长板凳，因为路近，自然就占据最中间的位置。电影开场前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互相打闹、追逐。电影开场了，村里人陆陆续续来了，有好多因为路远没有带凳子，其中还有年纪大的，母亲开始让座给他们。人越来越多，母亲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挺不愿意的，心想我为什么让他们坐啊？但最后还是让开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听妈妈的话。

我成家以后，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，父亲、母亲的重心也放在两

个孙子的身上，两个孙子成了父母生活的最重要部分。父亲、母亲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，小卖部里的零食是两个孙子的最爱。奶奶不让他们多吃，两个孙子经常偷偷去拿，孩子妈妈不许他们多吃零食，怕影响身体健康，奶奶说孩子偶尔吃点零食，就让他们拿点。孩子妈妈拗不过奶奶，也只好不说了，两个孩子吃着零食很兴奋，蹦蹦跳跳地围着奶奶，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。中午我们休息时，爷爷看店，奶奶推着爷爷发挥专长做的木制“儿童专用座椅”，前面一个人，后面两个人（我妹妹家的孩子），在同马大堤脚树荫下来来回回推着，哄着他们玩。奶奶的晚饭比较早，她知道三个孩子都喜欢吃马铃薯，几乎顿顿都做这个菜。孩子们后来上高中、大学，回来后还是要吃奶奶做的菜。他们吃饭时，奶奶坐在旁边，微笑着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脸上满是幸福。

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时，母亲患上了冠心病，身体每况愈

下，每天晚上我和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在母亲床前轮流陪护着。母亲操心着我们，说：“你们白天还要工作，我自己一个人行，不用陪……”其实，她在内心里肯定是渴望我们都能陪在身边的。

两年前，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母亲这一生都是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的，用我们农村的话说，没享受过一天的福，在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里总是为了我们兄妹，为了我们的孩子操劳着。

我是一个不善于口头表达感情的人，母亲在时，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声“妈妈，我爱你”，现在我想说，可是妈妈再也听不见了。

作者为大观区海口镇江村干部



图为作者母亲谢忠梅，1938生，2021年过世